摆地摊的汉子

苏启平

地摊摆在车站路与我家小区入口的转角处。摆摊的汉子，个头不高，身形清瘦，穿着洗得褪色的白色衬衣、黑色裤子。脚上的皮鞋早已黯淡无光，鞋头与后跟的漆面磨得斑驳，露出底下褐黄色的皮料。唯有一双眼睛黑亮澄澈，炯炯有神。

菠萝、苹果、橘子，整齐地摆成三行。前临街道，后面有几棵香樟，远远望去，果摊像一段错落的五线谱。汉子拎着小板凳坐在摊位中间，身形微微晃动，恰似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

他宛如河流中间的一块石头，安稳地坐在路口的夹角里，任由人们在他身侧匆匆而去。他从不吆喝，只是安静地望着路上的行人，脸上始终含着一抹浅笑，仿佛周遭的喧嚣都与他无关，连时光都在此刻停顿下来。

不知何时，一位满脸胡须的老人站在摊前，随手挑了五六个苹果放上秤。“再少两块钱，我便买了。”眼看称好了重量，老大爷在讲好价格后又改变了主意。汉子神色平和，轻轻摇了摇头，没有说话。老人见状，放下手里的苹果，转身便湮没在人群里。树影婆娑，路灯的光穿过枝叶，忽明忽暗地落在他身上，像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抚过他的肩头。

不多时，一位打扮时髦的姑娘走了过来。她蹲下身，仔细挑选了几个橘子，一言不发，扫码付款后便转身离去。汉子一直坐着，随手整理了一下摊子，脸上依然凝着笑。

晚风吹来，几片树叶落在鲜果之间。汉子站在原地，弯着身子拾起落叶，一一丢进身旁的垃圾袋。零落的灯光，散落一地，像一行行抒情的文字。他抬眼望向夜空，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

又一阵风吹来，几滴雨落在摊位的塑料布上，落在汉子的脸颊。风声簌簌，雨点沙沙，汉子眉宇间添了几分焦灼。他扭动几下，艰难地站直了身子。路上车辆卷起落叶加速驶过，行人也纷纷加快脚步，冒着细雨匆匆走过。

汉子面色有些沉重，唇角却依旧挂着浅淡的笑。他站在原地，小心翼翼地将水果挨个搬上三轮车。他的动作是那样轻缓流畅，生怕磕碰坏了果子。收拾妥当，他挪动着右腿慢慢动身——原来他的右腿略有残疾，行动不便。我这才明白，他为何总爱静静坐着，很少走动。

他费力挪到车旁，扶稳车把，几番借力才坐上车座，咬着牙奋力向前蹬去，可后轮偏偏卡在几块碎石之间，动弹不得。就在这时，一个小男孩路过。孩子停下脚步，奋力推了一把车身。三轮车顺势碾过碎石，缓缓驶入车流。

开往铜仁的“扁担专列”

江月卫



村民挑着新鲜果蔬，准备搭乘7272次公益性“慢火车”前往贵州铜仁。
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78岁的向世菊是在夜里九点打着手电摘的青菜。菜叶子支棱着，刚醒过来。到了这个点摘，上了露水才显得新鲜。老伴黄前跃早睡了，明天四点要赶车。从家里的尚坪村到锦和火车站有四五华里路程，还得搭乘别人的后三轮。在怀化麻阳苗族自治县锦和镇，像他们这样种菜卖的，有三四百人。

7272次绿皮火车，从湖南怀化经过贵州铜仁再开往重庆梅江。到达麻阳锦和火车站是早上八点左右，下一站就是铜仁。票价七元，允许菜农挑担上车后补票。老乡们从十里八乡赶来，担子和背篓里装满小白菜、丝瓜、苦瓜、板栗、凉薯等。列车员老曾一边搭手帮忙，一边喊着“别挤，一个个上”。黄前跃熟练地把担子安放在车厢腾出的空位。每个车厢两头都拆除两排座椅，方便老百姓放东西。四号车厢不仅拆除三分之二的座位，还用不锈钢板做成适合放箩筐的上下两层货架。

老曾说，跑这条线三年了，年平均下来，每天在锦和上车到铜仁卖菜的，百余人，多的时候两百来号人。这天，我所在的三号车厢里大约二三十个卖菜的，年纪都在七十岁左右，有几个看起来像八十岁。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身体硬朗，腰板直挺，说话时总是伴着爽朗的笑声。老曾提着两个红色手提袋上车，收好踏板、关上车门。袋子是两位大娘的，分别装着秤和塑料袋，上车时不方便拿，便交给了老曾。手袋里的秤有点像药房里的戥子。老曾说，别看秤杆短，最多可以称二十斤咧！我这时终于明白，为何有人叫这趟车为“扁担专列”。

尚坪村三组的黄烈强58岁，在“扁担大军”中算年轻的，到深圳、浙江打过工，虽然赚钱但“妻离子散”的，八小时三班倒，一点也不自由，见绿皮火车开通后，就回来和老婆种菜卖，十年前建起了三层楼房，目前两个女儿都各自成家，自家日子过得安稳自在。黄烈强一边和我聊天一边在给凉薯打捆。此时是下午四点，他刚从铜仁卖菜回来，现在准备明天卖的。我说，这里起码有两百斤，你两口子挑得完？他说，老婆在家里喂菜，只他一个人去，剩下的他半价过给隔壁的，一起去卖有伴。

像黄烈强这种请人帮工或者减价“过”给本寨人拿到铜仁去卖的，还有楠木村的刘少俊、刘远、张少青、李梦等种植大户。刘远还在铜仁租了门面“自产自销”，他说，一定要保证质量，不能“砸”了自家牌子。

铜仁火车站旁的金码头农贸市场里，专门设立了“麻阳果蔬集市”。为了消除陌生感，市场建筑采用了麻阳苗族民居风格。一根廊柱上挂着“爱心驿站”的牌子，配有免费热水、饭菜加热、临时休息等设施。这是当地政府为麻阳这些跨省卖菜的老人特意打造的落脚点。

在楠木村，67岁的刘昌和自2006年这趟慢火车开通以来，就每天往返湘黔两地，卖自家种的果蔬，前几年，他家花了三十万元把房屋翻修成两层砖房，基本上是他一根扁担挑出来的。虽然崽和媳妇在镇上开了家超市，家里不缺钱。可他却闲不住，说，到铜仁去坐火车方便，相当于“捞寨”。他寨上的年轻媳妇张青桃一年要跑两百六十多趟铜仁，光她一个人一年卖果蔬要挣三万多元，又还能把家里照顾得妥妥帖帖。长潭村86岁的符长礼，十多年来，天天打鱼到铜仁卖，人们叫他“鱼爷爷”，至今不少人还不知他姓“符”。

这天，锦和镇东街桐油坡的舒大爷，挑着一担辣椒刚走出铜仁火车站，就被一伙妇女围上了，但舒大爷并没有放下肩，而是一路小跑着到金码头市场。大伙也跟到了市场。她们是特意等到九点这趟慢火车到了才来买菜。一边选着辣椒一边说，麻阳的菜好吃。一担辣椒瞬间被“抢”光，舒大爷得了两百三十多元钱。

麻阳是著名的“中国长寿之乡”，拥有“中国天然富硒土地”的美誉。境内每千克土壤含硒达0.47毫克、水硒含量每升达0.702微克。地好、水好，种出来的果蔬自然好吃。但这样的菜蔬到县城不仅卖不起价，有时还卖不掉，到了铜仁每斤能多卖两三元钱，还一阵风就能卖完。且到县城和到铜仁的开支差不多，何乐而不为呢？

临近中午，菜卖完了。大伙在市场边找了家粉店，要了一碗“光头粉”——没有臊子，五元钱一碗。他们还要坐下午两点钟的7271次列车返回锦和。到家后，不是休息，是下地——地里不种新的又哪来卖的啊！

我说，你们长年这样操劳受得了吗？

“年纪大了，瞌睡少。晚上七点多钟吃过晚饭就睡了，睡八九个小时还不够？”刘昌和拍了拍空箩筐接着说，“我们这些人啊，就是闲不住……”说话间，火车到了锦和。刘昌和猛然间走到放箩筐的地方，挑起他的红色塑料箩筐，与同伴们一路说笑着走了。那笑声在站台上回荡着，被风送出去很远，像锦江的河水，不紧不慢，却从来没有断过。

一抹惊雷般的血色

梁瑞郴

128年前，三湘大丈夫谭嗣同引颈高歌，面对砍头，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秋日，我们循其足迹，在蛛丝马迹中，去体悟当年的峥嵘岁月，感受英雄当年仗剑任侠的豪气。

从湖南贡院旧址，到长沙巡抚衙门旧址，从盐道坪旧址到时务学堂旧址。我们沿着老城区逼仄的街巷，逶迤穿行。这是谭嗣同曲曲折折成长之路的一个段落，也是他风华正茂、指点江山、叱咤风云的人生上半场。

我们的脚步停留在时务学堂，不巧，铁将军把门，但历史的记忆，却涌上心头。关于时务学堂，历来评说甚多，而且，对陈宝箴、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熊希龄、蒋德钧等亦多有论析。但在众多的评析中，我以为毛泽东有过最中肯的评价。

毛泽东于1919年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指出：“湖南之有学校，应推原戊戌春季的时务学堂。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他还在文中记述了当时的盛况：“二十年前，谭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学会，招集梁启超、麦孟华诸名流，在长沙设时务学堂，发刊《湘报》《时务报》。一时风起云涌，颇有登高一呼之概……中国时机的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毛泽东所言不虚，这是历史大转折的开始，这是旧秩序分崩离析的序幕。时务学堂办学虽然仅仅不到一年，但却不愧为湘省维新思想的大本营。蔡锷、范源濂、林圭、李炳寰、田邦璇、秦力山、杨树达等，如雨后春笋，为日后维新变法、民族图强，培育了大量的人才。杨树达后来也评价时务学堂：“一千九百年庚子反清之役，民四倒袁之役，皆时务师生合力为之，以一短命之学堂而能有如此事业者，古今罕见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中国近现代风云际会的事件中，都可以见出时务学堂的影子。

时务学堂本是租赁的旧宅，原为乾嘉重臣刘权之的府第，是一座传统砖木院落，占地仅四五亩。它没有岳麓书院那种依山铺展、亭台斋舍层层延展的宏大规制，也没有文庙、礼殿、专祠这类配套礼制建筑。规模形制比岳麓书院小得多的时务学堂，真可谓命短魂长。时务学堂的起步，虽然得到陈宝箴这样开明官绅的支持，又有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一大批热血士子的强力推动，但陈宝箴毕竟不同于以变法维新为要义的谭、梁等志士。特别是《湘报》横空出世，以一篇篇战斗的檄文震动朝野，以撼山之势动摇清廷根基之时，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湘报》命运可想而知，难逃被绞杀的结局。但《湘报》之火并未就此熄灭，其余波几成巨浪。此后涌现的《湘江评论》《新湖南》等，莫不受其影响，以觉醒社会、唤醒民众为己任。即使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冲锋陷阵、狂飙突起的《新青年》，也可见《湘报》启蒙精神的绵延，披坚执锐，向着旧世界发起猛烈的冲锋。

湘江在秋阳的映照下滚滚北去，时务学堂故址就静静地侧卧在大江的东岸，无声无息，如谦谦君子。倒是旁边一家很有名的包子铺，人气甚旺。食客们正排着长长的队伍，耐心等待一笼笼包子出炉。大多数人也许并不知晓，百余年前，这里曾风云际会，湘潮狂起；而其中一位湘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慷慨高歌，从容领死，成就中国历史上怒向刀丛觅大义的伟丈夫。他的死，如一道闪电，划破长空；如惊雷般震撼人心，烛照幽暗。

他本可以事发之后避险，但他选择了牺牲。在大家都惊恐万状之时，他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他慨然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铿锵着地，金石有声，仰天大笑，从容赴死。



时务学堂旧址。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爱晚亭附近的枫叶红了。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辜鹏博 摄

长沙的魔幻天气

宋春艳

曾经，我一度想逃离长沙，只因为长沙的“魔幻天气”。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总算从不习惯到适应了，竟也品出了四季的不同韵味，爱上了这座城市。

来长沙工作之前，便有湖南妹子好心地提醒我，要小心长沙的天气。我呵呵一笑，觉得天气还能成为选择工作城市的阻碍吗？在那个有情饮水饱的年纪，这简直是不值一提。然而，老天爷在我来长沙的第一年就给了我一个小小的教训。我们租住在一楼，为了防潮，便把衣服都挂在衣柜上层，下层只放了装书和杂物的纸箱。第二年搬家整理东西时，我却发现最心爱的皮衣仍然生了霉。最让人糟心的是，毕业证硬壳封面有了霉点，万幸的是里面的证书因为塑封得以幸免。

“最是一年春好处”，在长沙是一种奢望。因为冬天太长，阳春三月常常难见太阳，到了四月太阳才偶尔露脸，但更多的时候是雨。这雨很少“像牛毛，像花针”，常常是“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时候甚至“白茫茫一大片”，温度也会随之骤然下降。大街上的男男女女，有穿长袖的、短袖的，也有穿薄款羽绒服的、呢子大衣的，厚薄程度主要是看年龄。我一次去参加应聘，恰逢“长沙四月天”。我老家一般只有夏天才有暴雨，读书的北方城市也很少大雨，但长沙就不按常理出牌，下车前几秒，突降暴雨。我那时还没养成出门带伞的习惯，只好把外套脱下来罩在头顶，飞奔到招聘单位，裤子和鞋子一下子湿透了。我就这样半干半湿地走进了会议室，装作若无其事地对答如流。面试完，我觉得胜算不大，便直接坐公交车回去了。不想下公交车时，就接到了面谈通知，来不及整理，我又火速打车回来，很快得到了录用的喜讯。那真是悲喜交加的一天，一如长沙变幻莫测的四月天。

长沙的夏天又热又漫长。有一年夏天，老父亲从四川过来，我想带他去领略一下湖湘文化，第一站便安排湖南省博物馆。担心他中暑，特地选了一个阴天。可长沙夏日的阴天并不能和凉快画等号。老父亲和我排在长长的队伍后面，汗水淋漓。我们前面的是一群穿着校服的中学生，队伍很整齐，眼睛里闪耀着青春之光。队伍缓慢地前进着。突然，起风了，随后是电闪雷鸣，还没来得及反应，雨就劈头盖脸地下起来了。我慌忙招呼老父亲躲进我不大的太阳伞下。前面的学生队伍几乎没人带伞，却没人慌张乱跑。几个调皮的男生抬起头，张着嘴巴静静地享受着这无根之水。有的女同学拉起帽子盖在头上。积水把他们的鞋子泡湿了，但几乎没人抱怨。我悄悄一问，才知这是邵阳某中学的学生。早就听说“邵阳人霸得蛮”，今日一见，果然如此。不久之后，雨利索地停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队伍继续缓慢有序地前进，除了入口处湿漉漉的脚印。

长沙的冬天和夏天一样漫长，春秋好比匆忙过客，只在季节缝隙里递来半句问候，便被狂风或烈日卷走。冬日里，长沙人对太阳的渴望，如同酷暑对空调的依赖。漫长阴冷的日子，心情也跟着沉闷起来。有了孩子后，我便对天气预报格外关注起来了，尤其是冬天。养育小孩的很多琐事与天气极度相关，感冒、咳嗽、尿床，薄棉裤、厚外套、保温壶……定居长沙后，我发现这里最有特色的过冬神器，莫过于火桶。火桶最能暖足暖身。近些年不少家庭慢慢换上空调、暖气，可都替代不了阳光。想起高中政治老师讲公平时提到一句，温暖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并不总是免费的。我当时不以为然，现在看来，他说得没有错。老长沙人冬天还有个好去处，那便是茶馆。茶馆不光卖茶，也卖零食，甚至米粉面条，而且价格不贵。早先多是满足老年人社交需求，没想到年轻人也爱上了它。一些茶馆还做起文化展演，添了几分雅致。

但我认为，长沙四季中，最美不过秋天。秋天的长沙，满城飘着桂花的香味。这时邀一群朋友骑车沿湘江边溜达，感觉空气都是香甜的，温柔的阳光洒在身上，舒服极了。岳麓山的红枫，红得耀眼。“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更是让长沙的秋天即便短暂，也名垂青史。长沙的秋天不仅气候宜人，而且果香四溢，柑橘、银杏、板栗、酸枣等或是挂在枝头，或是掉落地上，勾着游人的目光与味蕾。好时节自然也是旅游旺季，大量游客涌入岳麓山、橘子洲、五一路……本地人便悄悄退场，腾地儿玩。鸭嘴公园就是本地长沙人喜爱的聚集地之一。傍晚，孩子们在露天游乐场尽情地跑跳，大人们散坐在草地上、长椅上，到处透露着轻松、自由。天色暗下来时，这个河心小岛就更热闹了，小吃摊的各色零食小吃和小玩意儿，吸引路人围观。一到周五晚上，还有乐队演出。这是一群本地音乐爱好者自发组建的乐队，只象征性收取少量门票。十点过后是开放麦，台下的观众在鼓励的吆喝声中站到前面，借着夜色，或是低声吟唱，或是激情高歌。这一刻，夜色里全是笑声和掌声。

长沙的天气，任性、泼辣，就像这座城市的性格。当我终于懂了它的脾气，从此哪怕它再变幻莫测，我也知道，这就是家。

汉诗新韵

车行安化天子山
（外二首）

刘炳琪

首先，遇见的不是传说
是雾，他们扎堆挡路
仿佛要你停车，有话要说

雨不是语言。你得相信
雨落山下成河
在山上，成了瀑布
即使现在没有雨

因此，减速，慢行
那么多弯弯绕绕
需要慢下来，像淳朴的乡人
高山之巅，活成世外桃源

上坡。下坡。多像人生啊
好在我们一直向前
好在悬崖峭壁一直从容
好在满山翠绿，收容远道的身影

我喜欢慢慢的，穿行雾中
让山风拂面，身边
鸟鸣在山谷回响

田庄村的夜

山涧奔腾的轰鸣
夜间仍在回荡
那一刻，以为是雨的致谢词
抬头，月光牵着山峰走来

静是一种形态
仿佛勤劳的主人
与木楼安然溪边上
树影融合，隐约淡淡茶香

冷是另一种形态
时不时得抱紧胳膊
听不到蝉鸣，却有无意中落叶
描述秋天的故事

星空茫茫
不知道，哪一颗最亮
但必有一颗飘在天子山腰
伴我今夜，等我入梦

秋天的风车

在茅园，你会看见
很多纸风车
你会看见纸风车
在秋天的风里，走走停停

长长的走廊，挂满了
颜色各异的风车
孩子们奔跑走廊上
像一棵棵树苗，迎风生长

父母们笑着，看着
仿佛也是风车的筋骨
边上的田园书屋
书声琅琅，宛若助力的旋律

小溪清澈，打开漩涡
快乐原来可以是水
此刻，世间荡漾最坦诚的爱

